

一位抗战老兵、王牌飞行员的生死传奇

天上狼烟

尹世林
张中海 / 著

一个抗战老兵的人生传奇
一曲携手抗击法西斯的空战壮歌
一部新中国空军成长的史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天上狼烟

——一位抗战老兵、王牌飞行员的生死传奇

尹世林
张中海 /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上狼烟/尹世林,张中海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5.5

ISBN 978 - 7 - 5329 - 4975 - 5

I. ①天… II. ①尹… ②张… III. ①王延洲
(1920 ~ 2012)—传记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6222 号

天上狼烟

尹世林 张中海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 插页/2
字 数 296 千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4975 - 5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如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：你一生中最希望见到的是什么？我说是狼烟——设想，蓝天搏击，瞄准镜锁紧对手，轻扣扳机——空中霎时狼烟涨起，死神高蹈……在一个空中勇士看来，还有什么比这种景象更为壮观的吗？

如问一生中最不想见到的是什么，那么，我说还是狼烟——狼烟起处，鬼泣神惊，山河蒙垢；而人类需要的，应是和平与炊烟。

——王延洲语

目 录

第一章 血祭卢沟桥……2

- 十七岁学兵参战，亲历抗战第一枪 / 2
“战壕里的时间，比课桌上更难熬！” / 6
不成文的约定，战场上不说“再见” / 8
卢沟留念——用树枝剜出伤口里的子弹 / 11
佟麟阁将军血染沙场 / 14
蒋介石庐山宣言：“既然和平绝望，只有抗战到底！” / 19

第二章 艰难的征程……22

- 冀中河间：难忘日寇飞贼狞笑 / 22
乡间小镇的激情之夜 / 26
“剥皮抽筋”，逃兵必杀，开小差为投考黄埔军校 / 29
风陵渡上的悲冷之音 / 34
黄埔第一课：从立正、稍息开始 / 40
值星官知禁开禁，自罚禁闭 / 46
生死善恶，神秘老者山中论道 / 49
烽火乡音：渊子崖村血战 / 52

第三章 沉重的翅膀……58

- “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，当与敌人同归于尽” / 58
九州上空爆响“心灵炸弹” / 64
航校学飞：沙里淘金 / 70
“军情紧迫，飞行窘迫” / 72
波诡云谲太平洋 / 77

第四章 “正义之剑” ……82

日飞贼狂言：对华空战就像“空中游览” / 82
台湾日军机场落下“俄罗斯黑面包” / 86
“轰炸之王”覆灭记——佛祖不佑魔鬼 / 89
库里申科，共同浴血的兄弟 / 92

第五章 “飞虎”冲天……96

缅北丛林吹来得克萨斯风 / 96
“揍这些狗娘养的——像打野鸭子一样！” / 101
日机空投战书，“飞虎”“零式”长空比翼 / 104

第六章 空中“野马”（上）……110

飞行插曲：异国女郎的浪漫情怀 / 110
回国迷航，山林深处樵夫搭救 / 113
掉队“撞好运”，七日寇座机灰飞烟灭 / 116
飞越驼峰——“死亡航线”飞成英雄航线 / 122
“喜马拉雅，我向您致敬！” / 125

第七章 空中“野马”（下）……130

灯火阑珊处：飞行员妻子的生离死别 / 130
战时情缘，英雄美女千里相会 / 139
战地乡友会：5万奖金捐助流亡学生 / 146
“王牌飞行员”实至名归；九州上空降下“小男孩” / 149
八年烽火起卢沟，一纸降书落芷江 / 154
大“劫收”——“胜利的灾难” / 158
天意难违，一次改变人生航向的飞行 / 161

第八章 “天上开荒” ……170

阴差阳错，飞行迷航迫降武大郎村 / 170
“马走日，象走田”——与邓小平对弈十有九输 / 172
刘善本：“……前面就是延安！” / 173
侠女施剑翘现身上海滩 / 176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 / 179
“空战英雄”从头再来 / 184
东北老航校：“数九寒冬两头汗” / 191
开国大典：天安门上空接受祖国检阅 / 196

第九章 离乱情缘……206

- 众里寻“她”千百度 / 206
- 有情无缘，从生死相依到形同陌路 / 207
- 再入情网：相见时难别亦难 / 210
- 赴朝参战前，陈毅送来瑞士表 / 215

第十章 长空大搏杀……218

- 五十六处弹伤的“空中坦克” / 218
- 美军战术研究：原来共军“无战术” / 221
- 一战蹿红的“魔鬼13” / 229
- 美空军抱怨对手：“他们在空中玩命！” / 231
- 非常蜜月：“最忙的事情就是忙分手” / 234
- 周恩来：“你就是驾机到解放区的王延洲？” / 244

第十一章 英雄末路……247

- 空中斗士爬墙掏麻雀 / 247
- 挑来选去：反面教员“非君莫属” / 252
- 牢狱之灾：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 / 256
- 雨夜蜷曲卡车底，还乡路是多么漫长 / 259

第十二章 卢沟晓月……267

- 真相大白，夕阳远山耀眼明 / 267
- 抗战庆典，二战老兵为国家贵宾 / 271
- 旧时美人昔日英雄相约黄海之滨 / 274

尾声 风云流散旧硝烟（王延洲）……276

后记……282



上：王延洲2005年9月1日重游卢沟桥；下：七七事变时的中国守军。

十七岁学兵参战，亲历抗战第一枪

1937年，北平的7月，注定会是个不同寻常的季节。

从上月末开始，天气就时阴时晴，雨也时大时小，身上衣服终日湿漉漉黏腻腻的，让人极不舒服。丰台区二十九军南苑防线学兵营的战壕里，积水淹过脚面，人一移动，泥水四溅，唧唧作响，让人心里烦躁得骂娘——自然是骂防线对面日本人的娘。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以来，日寇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大片国土，仍然贼心不死，蠢蠢欲动，现在又大兵压境，逼到了北平的门口。自上月以来，宛平卢沟桥那边的前沿阵地上，已经发生了数次军事冲突，枪炮声不时响起，双方军人已是枕戈待旦。人们都意识到，不测的事件随时都会发生——即将度过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潜伏着吉凶莫测的危机。

7月7日这天晚上，十七岁的军事训练团学兵王延洲，趴在潮湿的掩体中，紧张地望着前方的黑夜——湿漉漉的夜幕下，蚊虫扑面，流萤乱飞，时有流弹自空中飞过。那里就是举国上下都在忧心忡忡关注的地方——卢沟桥。在这个区域里，中国第二十九军的驻地营房与日军相互交错，两军互以对方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不时举行，以各种借口引发的冲突不断发生。这天傍晚，南苑附近还有枪声传来，说日本鬼子正在那里举行以夺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战斗演习。就在昨

天——7月6日，日军驻丰台的部队要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附近演习，遭到二十九军防守部队的拒绝。

军事训练团的学兵们，是在上个月的中旬进入阵地的。他们先是在北平的丰台以南构筑工事，挖交通壕沟、单人掩体、覆盖隐蔽部，共建筑起了三道防线。7月初开始，学兵团进入阵地演习，每日演练冲锋、转移、退却等军事科目，并利用民房，进行巷战演习。夜晚演练时，每个人要用白毛巾缠在左臂上，作为“自己人”的标识。这时，敌我双方的防线上，气氛已是剑拔弩张，阵地的口令每晚都要改变一次，大家心里都知道，日本的侵华野心已暴露无遗，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。

王延洲左右两边的掩体里，是他学兵训练团的学友——现在，他们已是名符其实的战友了。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尚未经过多少军事训练，自然也未品味过战争的血腥。他们来到南苑，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现在，学习训练都简化了，枪弹在手，已直接成为“战士”。

晚饭时，这群孩子气的学生兵，还在为掩体里发生的一件小小“不测”发生争执：不知何时，一只癞蛤蟆顺了泥水爬到掩体里来，有人说是“大吉”，有人说是“主凶”——鬼子是不是要进攻了；有人建议对这肮脏物“处以极刑”；有人说蛤蟆是无辜的，好说歹说也是“中国蛤蟆”，要让无辜之物为日本鬼子抵命实在不公……

年轻人总是想入非非，耐不得战壕里的寂寞。继一只癞蛤蟆的话题之后，卢沟桥又成为议论的话题。

宛平城外有两座桥，一座为著名的历尽沧桑的石桥，另一座是距此相隔不远的平汉铁路桥。据说，于金大定年间建成的这座卢沟石桥，桥身两侧有汉白玉石的雕栏280多根，每根石柱上端都雕有大小不一、神态各异的石狮，共500多尊。当地民间有句歇后语，就是说“卢沟桥上的狮子——数不清”。这些石狮或静卧或嬉戏，或张牙舞爪或傲然挺立；更有许多小狮子，或趴在大狮子背上，或卧藏于大石狮腹下，搔首弄姿，藏头露尾，可谓千姿百态惹人喜爱。尤其是桥东头玉石栏杆上的一尊石狮，双耳耸立，神态凝重威武矗立千年，似乎是世代地伴随着络绎不绝的路人，认真倾听永定河水娓娓诉说着往昔的事情。那情景，就像你一问话它就会开口应答……

卢沟桥是进入北平的要塞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近来，形势日益严峻，日

本人已经举行了多次“夺桥”演习。二十九军也把这里作为重点防守的要塞。驻守在卢沟桥一带的二十九军部队，是三十七师一一〇旅，旅长何基沣，是冯玉祥将军旧部，喜峰口血战中曾亲率大刀队突袭日军兵营。桥头防守的，是该旅二一九团的三营，营长为金振中。

这些驻守南苑的年轻人为桥头上石狮的数目争执不休，谁都说不出准确的数目。最后大家相互约定，等到假日，一定去那里仔细“数个清楚”，并且，一定要欣赏一番“卢沟晓月”的美景，并在乾隆皇帝佬儿的御碑前留个影！

虽然近在咫尺，学兵团进入防区也已经月余，军情紧张，他们还没有机会去卢沟桥一饱眼福。

雨星星点点落在身上，黑夜似乎具有无形的压力，大家的声音都放得很低。议论中的话题还未结束，就听见卢沟桥方面的阵地上，震耳欲聋的枪炮炸响开来，日军进攻的炮火染红了半边天……

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永难忘记的日子——1937年7月7日，深夜。

这个夜晚，战争的导火索，终于被日军点燃了！

宛平卢沟桥方面激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凌晨2点左右，枪炮声才渐渐停歇下来。阵地上的学兵们心里都惶惶不安，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不知道战况进展如何。战地指挥官一遍遍地下达命令，要大家寸步不离守在战壕里，随时准备打击日军的挑衅。

何基沣将军的夫人宋晓茵女士，在《卢沟枪声五十年》一文中，曾谈到过当时两军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情况。喜峰口战役之后，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奉调北平防守。两军对峙，时有摩擦。1936年6月6日，日军为拉拢软化二十九军军官，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中日军官“联欢”会，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参加。日方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、顾问松岛及连以上军官参加所谓的“联欢”。二十九军军官心里都明白，知道这是日军设下的“鸿门宴”，因而十分警惕。宴会开始后，一些日本军官假借酒醉撒野，忽而舞刀，忽而打拳，大摆起“武士道精神”。二十九军军官们个个义愤填膺，三十八师一一四旅董升堂旅长首先跳到场中，打了一套八卦拳。随后，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志远也跳入场中打了一套中国拳。何基沣旅长按捺不住火气，纵身跳上宴厅餐桌，高声唱起《黄族歌》：

黄族应享黄族权，亚人应种亚洲田……

见到这种情景，日本人只好收敛，草草散场。这仅是当时紧张军情的一幕。

7月7日夜里，阵地上的传令兵彻夜来来去去地传达着消息。后来，终于大致弄明白，一个日军中队在卢沟桥车站附近进行夜间战斗演习，说是休息时发现少了一个日本士兵，就说是被宛平的中国军队捉走了，报告给了上司。当天夜晚，驻北平的日军特务机关长就打电话给中国方面，说要派兵进入宛平城内搜查找人。指令转达到二十九军前线已是夜间10时许。二十九军的指战员，对近几个月来屡屡挑衅的日军早就有着高度警惕，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不过是惯用的伎俩，目的就是要挑起争端，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。兼任北平市长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将军当即愤怒地表示：这种要求毫无道理！你们的士兵演习，怎么会跑到宛平城里来？如有士兵确实失踪，可待天明后双方派人一同查找。

何基沅旅长已经看透了日方的鬼把戏，当即命令二一九团团长方吉星文，要部队严阵以待，不打第一枪，但要密切注意日军的动向，寸土不让。吉星文团辖下的三营营长金振中，当即在卢沟桥正面阵地做了严密的防守布置。

金振中斩钉截铁地对士兵说：“如果日军发动进攻，对进入一百公尺内的日寇，决不让他们生还，要坚决把他们消灭在战壕前面。”

前线战壕里的将士们对日军的挑衅十分愤怒，大家议论纷纷：哪有什么失踪的狗屁士兵？所谓的“士兵失踪”，无非是要制造事端的借口。这就是日本鬼子的德行！几个月来，日军在卢沟桥地区不断增兵，多次以我军为目标的军事演习，多次挑起事端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对这一“日军士兵失踪事件”，有不少的说法。有一种说法是，那个惹是生非的日本兵叫志村菊次郎，二十分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连队。原来，那个晦气的家伙晚饭不知吃下了何种秽物，演习中找地方拉稀去了。据说，事后有人问他的上司清水中队长，失踪的人回没回来。清水支支吾吾地说，有三个可能：一是可能解手去了；二是可能外出侦察迷路了；三是也许因疲惫卧在地上睡着了……他闭嘴不回答他的属下“回没回来”的问题。其实，他说这些瞎话的时候，那个“失踪”的日本龟孙，说不定正躺在营房里做他的美梦呢！

卢沟桥阵地上也是群情激奋。三营金营长的传令兵气愤地说：“简直是满口喷粪！这狗杂种如果跑到他们天皇的家门口去拉屎，也来找我们要人不成？”

总而言之，无论何种说法，“那狗杂种”拉没拉这一泡屎也无关紧要，这不过是日本人的口实罢了，他们的天性就是如此！

7日当夜的战事打到凌晨2点，日方的进攻被挫败，没捞到任何便宜，又派出代表来宛平，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。直谈至8日上午9时许，日军兵员再次得到补充，又一次向宛平以及卢沟桥方面的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。

吉星文团第三营的防线，战斗最为激烈。双方近距离战斗，二十九军的将士又挥开了大刀，展开肉搏战，战至上午12时许，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击退。

“战壕里的时间，比课桌上更难熬！”

学兵团驻守的南苑防线的短促战斗，是在8日清晨8时左右开始的。

黎明时分，王延洲和他的学兵战友们正趴在战壕里，观察阵地上的动静。雨暂时停了，衣服还湿漉漉的，他感到有些冷，不由索索发抖，无法控制。开始，他有点儿奇怪，还以为就是湿衣和风凉的缘故。又想到，7月的天气还不至于冷到这样程度，这不是……害怕吧？

他悄悄地看一眼左边掩体的战友，同样也在发抖，脸色有些苍白，惊慌失措的眼睛里透着恐惧。这位学兵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大学生，看上去很文弱，平时寡言少语，待人接物都很谦虚。王延洲只知道，他的父母都是教师。

王延洲从战友身上看到了自己，自我宽慰地想：对每个学生娃来说，在大战开始之前，这种战栗或许就是不由自主的。

除东北流亡学生，学兵中还有许多青年人都是从宋哲元军长的山东老家乐陵招来的。王延洲是山东日照人，他的爷爷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秀才，满腹的锦绣文章，只是清末科举制度废除，断了寻求功名之路。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相夫教子，极有方寸。他的父亲也是自幼好读，诗词歌赋出口成章；后来家道衰落，只好在十五岁时受雇于青岛一家商号做了学徒。王延洲自小肯动脑筋，又聪明好学，四岁起就跟着祖父背唐诗，读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《朱子家训》等等。祖父去世后，他又进私塾，一读六年，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在乡下的同龄人中，也算得是个识文断字懂礼节的年轻人。

进入学兵训练团的这年，王延洲刚满十七岁。离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默默地为他准备行装，心事重重，显然是舍不得儿子离开。王延洲在家生活十六年，父母总是身前身后伴随着，孔夫子不是说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吗？这一离开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见。这天夜里，王延洲彻夜无眠，泪水打湿了枕头。母亲知道儿子的心事，反而劝他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，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？人要长大，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……”

王延洲的堂哥王仲懿就在二十九军服役，在战场上立功从班长、排长升至连长。王延洲从山东日照的家乡来到北平，就是在这位二哥的举荐下进入学兵训练团的。

为了部队需要，二十九军先后建立了军官教导团、学兵训练团等等军事教育机构。学兵军事训练团，1937年在北平南苑开始建团，专门为部队培养军士，从中学招生。团长由副军长佟麟阁兼任，下辖三个大队，共有学生1900（另说1500）人，团部就是当年冯玉祥将军驻南苑时的学兵团的营房。二十九军军部就在营房的一侧。由于学员多营房少，有的还要搭临时帐篷居住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当时，王延洲所在的三大队，由冯玉祥将军的长子冯洪国担任大队长。王延洲听说，冯洪国以及学兵大队的副大队长朱军、谢甫生等人，都是中共地下党员。不过，他不知是否属实。

现在，宛平战壕里的王延洲，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感到心里有些苦涩，竟然滑稽地做了这样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对比：

“战壕里的时间，比课桌上更难熬！”

军事训练团的成员中，还有大批是来自东北、华北的进步青年和大学生，因此，南苑的抗日和进步空气十分浓厚。当时，二十九军还聘请了张友渔、温建公等进步教授担任军事训练团的文职教官，有针对性地给学员们讲解日本问题。

宋哲元将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，崇尚孔孟礼教，在治军和为人、从政方面，都要求部下遵循孔孟之道。在二十九军各级军官的办公室里，都悬挂着一米长、两米宽的横幅，上面印有三幅照片，并各配有对联。正中的一幅，是孔夫子的画像，上题“大成至圣先师”，对联是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”。右边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，上题“革命导师孙总理”，对联是“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”。蒋介石的画像摆在左边，上题“革命领袖蒋委员长”，对联是“实行新生活，恢复旧道德”。画像的下面，是宋哲元将军亲自拟定的“永久信仰及决心八条”。

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，他的这一套治军办法，基本上是沿袭了西北军的老传统。

宋哲元将军还经常组织营以上军官参加读书会，时常请在北平的学者名流来军营讲课，讲授《春秋》《论语》等，以提高军人的素养。晚清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和北洋军的吴佩孚，都来过二十九军军营，为军人授课演讲。

王延洲在家乡自小就熟读四书五经，而且不少文章还能背诵，在学习中成为带头人，受到长官的器重。

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，学兵团也加快了训练的步伐，天天练刺枪、劈刀技术。教官一再讲明：眼前我军装备简陋，拼武器我们拼不过日本人，但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在近距离战斗、肉搏战、巷战、夜袭战中，我们的大刀就具备一定的优势。

军训期间，学兵们每人发一支步枪、一袋子弹、四个手榴弹和一把大刀。半年来，因着重操演和知识训练，野外战斗及实弹射击演习尚未进行，时局就开始紧张起来了。从上个月末开始，学兵团又紧急学习了战地救护和伤口包扎，并不分昼夜地紧急集合，进行戒备训练；对枪支进行盲视拆卸，以适应夜间战斗。炊事班给每人配发了干粮、炒面和压缩饼干等。从这些日渐紧迫的训练活动中，大家已经意识到，真正的战斗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

进入防线战壕的这天晚上，学兵们都分头料理自己的事情。王延洲想到，战争一旦开始，不知何时也不知还能不能见到家乡的父母亲人，就很动情地写下了一封信，告诉父母自己就要奔赴战场，保家卫国。最后，他引用了他们军长宋哲元将军的一句话“宁作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”作为书信的结尾。

把书信封好，认真地写上父亲大人的名字之后，他觉得鼻子一酸，不由流出了眼泪，心想：不知道家乡日照现在是个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父母亲收到这封信后会是怎样的心情……

不成文的约定，战场上不说“再见”

前方阵地上忽然响起清脆的枪声，打断了王延洲的思绪。随着夜色的消失，他看到，目标出现在阵地前面：有三个狂妄的日军骑兵，挥动着马枪，嗷嗷喊着打马疾驰而来，眼看着跑近了。王延洲是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，心里不由有些紧

张。他正在犹豫着，不知怎么做才好，左首掩体中的那个东北籍的学友，已经扣动了扳机……

在王延洲看来，这位学友完全是按照教程里的要求，出枪十分利索。随着一记清脆的枪声，跑在前面的那个日寇骑兵，已应声栽下马来。

这漂亮的一枪，让王延洲心里十分羡慕。

阵地上一片欢呼，剩下的两个日本兵勒住缰绳调转马头迅速逃走了。大家猜测，这可能是日军派出来的侦察兵，来我方阵地上探听虚实。另一个可能就是，在平时的交往中，日方总是蛮横无理，瞧不起中国军队，经常故意做出些荒唐透顶的挑衅行动。这几个旁若无人的家伙，可能就是如此。

学兵们说，这几个野蛮东西，真是太狂妄啦！他们冲到阵地上来，是向中国军队叫板，炫耀他们的“武士道”吗？

在指挥官的允许下，几个学生兵迅速跳出战壕，把那个鬼子兵的尸体拖回来。那鬼子尸体满身泥水，脸上血肉模糊。这是王延洲第一次面对枪下暴死的侵略者——许多的战场行动，他都是第一次经历。

经过这次小小的冲突，他奇怪地发现，枪声响过之后，积在心里的那股寒意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，身上也不再不由自主地战栗了。

日军小股骑兵的出动，仅仅是个信号——更为残酷的战斗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随后的几天，二十九军防线上，时疾时缓，双方展开了拉锯般的战斗。旅长何基沔是力主抵抗的杰出将领，全旅官兵慷慨誓言，面对日寇，绝不退后半步，誓与卢沟桥共存亡。最为激烈的平汉铁路桥附近的战斗，在反复的阵地争夺中，双方展开了白刃战。二十九军的战士们，又一次挥舞起了大刀——几年前的喜峰口战斗中，赵登禹和何基沔率领的二十九军的大刀队，曾使日寇闻风丧胆。

二十九军的大刀，三尺长、七斤重，镔铁打造，将士们人手一把。平时训练中刀法是重要一项，这种刀法非常简练实用。令日军十分害怕的一招就是，如果挺枪刺向对方，对方大刀磕开枪刺的同时，顺势反腕一滑，你的手腕就很难保住了。

一些有过此种经历的日本军人说：如在战场上打败，宁愿被枪弹打死，也不愿死在中国人的大刀之下。

他们说，死在对手刀下的人，“死后无脸面去见天皇”。

著名作曲家麦新，被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血战事迹深深感动，挥笔写下

了那首著名的战歌：《大刀进行曲》。此后，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，这首二十九军的战歌唱响全国，一直鼓舞激励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战斗激情。

吉星文团长就出身于二十九军的大刀队。现在，他亲临卢沟桥阵地，和金振中营长指挥对日军的反击。头两天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日军的炮火很猛烈，战士们躲在掩体中，等日军冲到近距离时才开火。这战法很有效，开头的几次战斗，狂妄的鬼子兵被打蒙了，伤亡不小却并未取得任何进展。

三营的金振中营长，在喜峰口与日寇的大血战中，身上也曾两处负伤。这位勇猛的河南汉子，打起仗来总是奋不顾身。在11日开始的一场反击战中，在追击日军逃兵时，他左小腿被手雷炸断，随后，又一颗子弹飞来，从他的左耳边击入，又从右耳下方穿出，被抬下火线，随后被送进保定的医院救治。

伤号们在长辛店车站短暂逗留时，许多记者包围了担架上的金营长，急切地询问卢沟桥战场的情况。金振中营长忍着伤痛，尽力做了回答。

在保定的医院里，得到消息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市民，纷纷赶到病房表示慰问。慰问品和鲜花摆满了房间。中共高层得知消息后，也特别派人赶到保定给予抚恤慰问。后来，金振中伤愈后重返部队，又多次参加了对日寇的大规模作战。

在喜峰口曾与日寇拼过大刀的吉星文团长，率领全团在卢沟桥阵地上坚守了二十多天，历经数战，毙敌千余，将日寇阻于防线之外。在夺取卢沟铁桥的反击战中，双方多次展开了肉搏战。喜峰口战役之后，日军士兵再次品尝到二十九军大刀的滋味。

自7日夜战斗打响以来，日军在战场上没有讨到任何便宜，就不断对中方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，其目的就在于打打谈谈中争取时间，继续悄悄地增调兵力，准备发起更大的军事行动。

二十九军军方本来认为，南苑防线是敌方部署较为薄弱的区域，所以由缺少战斗经验的学兵团协助防守。

这种情况在7月27日这天改变了。

这天清晨，南苑防线学兵团阵地上，前方天幕上忽然出现了日军的战机，每组编成三、六、九架不等，飞到阵地上空，渐渐降低高度，然后开始俯冲扫射投弹，阵地上霎时弹片横飞硝烟迷漫，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学兵们一时有些慌乱。指挥官命令大家就地卧倒藏身，等待敌人即将发起的陆地进攻。

第一轮轰炸过后，趴在掩体中的王延洲，悄悄抬头望望天空，只见日军飞机